



我曾经说过我想死，但是，接到化验报告单的时候，依然感觉如同晴空霹雳。
胃癌，还是中期，可以治疗，但我没有钱。
突然明白，让我死去，是多么容易的事。

重生

前妻别回家

QIANQI
BIEHUIJIA

作品
阮清安

WORKS
RUANQINGAN

“阮清安，
走出这个大门，
就永远别再回来！”

七年婚姻，倾尽所有，只换来一纸离婚协议和一份胃癌通知书，她生无可恋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

意外重生，她不再相信爱情，决心只为女儿而活！

漓江出版社



重生
前
妻
别
回
家

QIANQI
BIEHUIJIA

作品
阮清安

WORKS
RUANQINGAN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生,前妻别回家/阮清安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5407-5972-8

I. ①重… II. ①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28013号

选题策划:飞言情工作室

责任编辑:张玉琴

特约编辑:孔新婵

装帧设计:许静

封面插图:腐狸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中国·湖南·望城·湖南出版科技园(邮政编码:410000)
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9 字数:160千字

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731-88387676)

。第一章 重生，回前夫家做保姆 / 001

镜子里的人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身体，那么我呢？思路一转，不难明白，真正的我已经死了，我可是亲眼看着自己的血染满浴缸。

。第二章 赶走坏女人 / 014

我怒从中来，把霍嘉声一推，大声道：“霍先生，你家保姆的位置，我要定了！以后你要是再敢带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欺负依依，我和你没完！”

。第三章 豪门婆婆的刁难 / 026

霍嘉声毫不犹豫点头，完全没有一丝迟疑。“当然，你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我早说过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”如果这里是容羽的家，那么我算什么！依依算什么！

。第四章 爱情消失，是谁的过错 / 039

林叔给阮家人安排的房间刚好与容羽相邻。这下可真是热闹，男方的新欢，女方的旧爱，乱七八糟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真是有好戏看了。

。第五章 恶魔的侵袭 / 053

我不自觉地又想要冷笑。阮仕谦算什么身份，凭什么替我感谢别人？当年阮诗婷抢我的男人，阮仕谦跟在身后欺负我。阮家没有一个人，我恨不得他们快点消失到天边。

○ **第六章 做自己的替身，哥哥的情人 / 066**

我是霍家请的保姆，老太太指挥我倒还情有可原，阮仕谦跑出来算什么？真是莫名其妙。霍嘉声看我的眼神越发诡异了。

○ **第七章 夺走你的人，将付出代价 / 084**

阮仕谦满不在意：“那又怎样？你的灵魂在这里，尽管用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身体。嗯，那个词语叫什么来着，转世重生？”

○ **第八章 爱情是战争，而你已输 / 102**

我让开路，容羽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过来。“嘉声，刚才伯母找我去谈话……”略为停顿了几秒，粉色的脸颊微含春色：“她问我愿意不愿意嫁给你。”

○ **第九章 向失败者炫耀幸福 / 117**

穿上名家设计的婚纱，戴上美丽得令人呼吸停止的珠宝，精心修饰姣好的容颜，容羽站在摄影镜头面前，笑颜如花。

○ **第十章 拯救公主的不一定是王子，也许是恶魔 / 133**

夜雾悄悄笼罩了天空，满城的霓虹灯辉煌闪烁。车窗摇下，微风轻而柔软。遭遇绑架虚惊一场，此时又继续踏上去医院的路。只是旁边坐了个阮仕谦，我的心情没法轻松起来。

。第十一章 恶魔的引诱，是致命的罂粟香 / 153

是的，我懂。我已经不是霍嘉声的妻子，就等于失去了拥有依依的权利。虽然我可以混进来当保姆，那并不算什么，容羽依然可以轻而易举把依依从我身边夺走，而且理直气壮得让我无法反驳。

。第十二章 与恶魔订下契约，代价是永恒的爱 / 167

阮仕谦垂下眼眸，一瞬间眼底滑过失望，以及被我的言语举止所伤害的落寞表情。明明被伤害被威胁的人是我才对！

我听到他闷闷的声音：“这样好像一场交易。”

我没好气。“难道不是交易吗？”

。第十三章 前夫婚礼上的复仇 / 183

好事的记者立刻争先恐后聚集到花台下，扬高了采访专用话筒近乎幸灾乐祸般地发问：“霍先生，有传言说容小姐是圈中有名的交际花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。第十四章 为了你，即使折翼也无所畏惧 / 200

阮仕谦淡淡唔了一声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是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肋骨断了三根而已。”

○ 第十五章 最浪漫的私奔 / 220

我回头，看见阮仕谦。他微笑着一步步走来，准确无误挽住了我的肩膀，走到媒体面前对着镜头说。

“我拒绝与何莹小姐结婚，因为我爱的是我身边这位风琳小姐。”

○ 第十六章 波光月色中，诉说衷情 / 2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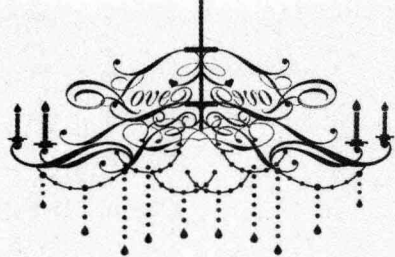
池中游水的哗啦声噤然停顿，阮仕谦抱紧膝盖，一动不动，直直沉了下去。抽筋了！这是我第一个想法。心头猛然一沉，我立刻站起来，想都没有想就跳入水中朝阮仕谦游过去。

○ 第十七章 以爱为名的囚笼 / 253

“没错，是我。”容羽施施然走到我们面前。“风琳，阮少爷，你们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。”原来绑架我们的是容羽！

○ 第十八章 心甘情愿被你囚禁 / 270

虽然前路依然麻烦重重，但阮仕谦不是霍嘉声。这一次，我会依靠在他的怀里，拥抱幸福的未来。



第一章

{重生，回前夫家做保姆}

我曾经说过我想死，但是，接到化验报告单的时候，依然感觉如同晴空霹雳。

胃癌。

还是中期，可以治疗，但我没有钱。

正与霍嘉声办理离婚，分不到财产，居无定所，常常连晚餐都没有着落。一半是经济原因，一半是心情原因，任由自己饿着肚子，胃癌就此形成。

想找人求救，哪怕只是哭诉也可以。翻遍了电话簿，却找不到可以诉说的人。

然后才明白，一个人要死去，是多么容易的事。而我这么多年懵懵懂懂能够活下来，何其幸运。

晚上去看依依，她睡在床上，身子蜷成小小的一团，脸上有红晕，嘴微张，流着口水，何其可爱。

嘉声说得对，孩子不适合跟着我。我连自己都养不活，何必让女儿跟着受罪。霍家财大势大，也不缺少对孩子的爱。

门外有响动，嘉声晚归回来。进来卧室看到我，俊逸的脸上浮上讥讽之色：“你回来了？我记得你说过，终生都不会再踏进霍家一步。”

我站直身，平静地说：“我只是来看女儿。”

霍嘉声从容地脱掉外套，随手挂在架子上，转回身平视我：“又想说让女儿跟着你？就凭你那点工资，养得起孩子？难不成你指望从我这里拿钱？”

真是奇妙，这一次，听到他讥讽的话语，我的心里连半丝涟漪都没有掀起。只是有点不明白，昔日恩爱至深之人，为何今日反目成仇？

“霍嘉声，”我凝视着女儿的睡颜，平静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“我同意了，依依归你，不需要分财产，离婚协议书拿来给我签字。”

霍嘉声一下子站定，直直地看着我，坚毅的面颊上没有表情。他皱眉，问我：“你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我实话实说：“想与你一刀两断。”

霍嘉声像是没有料想到我会这么说，眼睛一下子睁大，睫毛卷而密，清澈的眸子带着无辜，会给人以此人没有危险的错觉。

但他是霍嘉声，冷酷，残忍，会突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霍嘉声。我不想做他的敌人。

他从保险柜中将离婚协议书取出，看着我签字，等我签好字，他又皱着眉，仔细研究我的签字是否有玄机。

我绕到床前去抱依依。软软的一团依偎到我怀里，立刻就醒了。眼睛睁大，那是同她父亲一样清亮而无辜的瞳孔。

“咩咩。”奶声奶气的声音，脸上带着笑容。都已经四岁了，还是学不会正确的发音，喊我的时候，总是绵羊叫，“咩咩你怎么好久不回家？依依想你。”她撅着嘴，清亮的双眸盈盈含泪。

“咩咩要去旅行啊，”我用了最常见的哄骗小孩的方法，“依依太小了，不能跟我一起旅行。”

依依歪着头看我：“那依依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和咩咩一起旅行？”

我说：“对，要等依依长大。”

依依奶声奶气地道：“依依什么时候可以长大？”

我摸摸她柔软的头，笑了：“等到长大的那一天你就知道啦。”

依依看着我，困惑不解。

我放开依依，向大门走去。

霍嘉声忽然在我身后抬高了声音：“清安，你今天走出这个大

门，就永远别再回来。”

心里划出一道伤痕，我眨了眨眼睛，离开霍家。

不能再回头，不再回头。

回忆我此生真是失败至极，年少孤僻，姐弟不和，不被父亲承认，初恋男友被有钱的姐姐抢走，受尽旁人轻蔑冷眼。好不容易遇见霍嘉声，受尽宠溺与关爱，以为他会是照亮我灰暗人生的炽烈阳光，如今这阳光也已黯然。

我已经没有家了，今后还能去哪里？看看前路，夜色下的街道灰暗空茫，实在没有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所以走进最近的便利店，买下一把水果刀，漫步到街心花园的孤独长椅上，对着细白柔软的手腕轻轻划下……

像是睡了好大一觉，再睁开眼只见满室奢华。天花板上流光溢彩的水晶灯晃得我眼睛疼。

这里是霍家？是我睡太久了吗？家中摆设为何大变样？

静默数秒，记忆渐渐倒回脑海。嘉声与我决裂的场景历历在目。视线所及，左手腕一道又一道的刀痕触目惊心，是我昨晚割的没有错，疼痛阵阵袭来——这么说我没有死，是霍嘉声救了我？

正在发呆，一个衣着简陋的老妇人出现，恭敬地道：“少奶奶，少爷回来了。”

我仔细端详妇人的容貌，发现并不认识，便问：“你是新来的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？”

妇人尚未答话就离去，紧接着一个年轻男人踏步进房，四目相对之时，我怔了一怔。最先吸引我的，是那双透明澄澈，宛如宝石一样的瞳孔。跟着霍嘉声七年，也见过不少美男子，自以为免疫力已经够强，没想到还会被那样的奕奕美目所惊艳。

下一秒，我听到“宝石”瞳孔的主人冷漠甚至是轻蔑的嘲笑声：“风琳，下一次割腕，记得用力一点，不要落个半死不活，还要我浪费人力物力来救你。”

已经被霍嘉声嘲笑习惯，让我在意的是他对我的称呼：“你叫我什么？风琳？”警觉之心慢半拍生起，视线快速扫过四周。不对，这里不是霍家。嘉声虽然品味尤佳，却只喜欢历史一百年以上的古董，家中陈设绝不会这样充满现代气息。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化妆台前，镜中映出一个女人的容貌，眼睛很大，水光盈盈仿佛会有眼泪流出来。鼻子小小的，嘴巴小小的，皮肤呈现出一种近乎透明的苍白。这个人不是我，我重重跌坐在沙发上。

镜子里的人不是我，这不是我的身体，那么我呢？思路一转，不难明白，真正的我已经死了，我可是亲眼看着自己的血染满街心花园的长椅。所以现在的我是灵魂附体？听那老妇人的称呼，面前这个人是我现在的丈夫？

我在回忆的同时，那双宝石蓝的眼睛也在紧紧注视着我。只听他冷冷地道：“今天倒是特别，不疯不闹，怎么改变策略装起了乖巧？省省吧，你以为我还会爱你吗，在你爬上我大哥的床之后？”

我皱眉：这个身体的原主出轨？

“顾少，不要再理会这个贱女人啦。”一个酥软娇媚的声音响起，我这才发现旁边还有一个打扮亮丽的美女，走上前来软软地倚在蓝眸男子的肩膀上，一双美目挑衅地看着我，“你不是说今天要一心一意陪我吗？”

宝石般的瞳孔仍是望着我，光彩慑人，他轻笑道：“也对，今天要好好疼爱你。”说着就抱着那美女顺势滚在king-size的大床上，迫不及待地开始脱对方的衣服。

我对于陌生人的春宫秀没有兴趣，抬步离去。刚迈出一步，手便被狠狠拽住。回头只见蓝眸男子一手抱着美女，一手拉住我，笑容嘲弄又恶毒：“你就在这里，看着。”

我此时大概能够明白这个身体原主的割腕原因。但我不是什么风琳，我是阮清安。用力一甩手，我继续大踏步朝门外走。

“你给我站住！”那人的优雅闲适顿时不见，随之而来的是冰

冷的怒火。他一跃而起，再一次狠狠抓住我，巨大的力气，像是要把我的手骨捏碎，蓝眸深邃，那模样像是要把人吃下去。他的声音从牙齿缝里透出：“没有我的允许，你敢离开？”

我一笑：“我们是不是在中国？”

自打他进房，我没有给他多少回应，或许是他想不到我会这么问，于是微微一愣。

我笑道：“既然我们还在中国，自然享有公民人身自由权利，我想离开，当然就可以离开，哪里需要你的允许？”

他这下是真的愣住了，蓝眸如水晶，澄澈剔透无一丝瑕疵。

我再去走，他又狠狠拽着我，宝石蓝的瞳孔与我那样接近：“进了我顾家，就是我顾家的人。想走，也得看我顾浩同意不同意！”

原来他叫做顾浩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耳熟……

我抬手：“离婚协议书。”

他再次发愣：“离婚协议书？”

我坦然地笑：“我既已爬上你大哥的床，你又对我如此粗鲁，不如赶快签离婚协议书，免得两看两相厌。”

他愣愣地注视我的眼睛，似乎想找寻什么：“你不记得了？”

我问：“记得什么？”

顾浩回答：“我们没有注册。”

我想放声大笑。好个顾浩，没有注册还妄想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我完全无视他。

身后顾浩的声音阴森冰冷，仿若来自地狱：“你敢走，我就抽走你二哥公司的资金，到时候你二哥家破人亡，可别怪我。”

威胁我？那可找错人了。除了顾嘉声，我阮清安对谁都是铁石心肠。我停住脚步慢慢转过身来，顾浩自以为威胁得逞，澄澈的蓝眸透出嘲讽与得意：“不走了？大门现在可是敞开着的呢。”

我点点头道：“正如你猜测，我已经失去了记忆。所以你说的什么二哥，我也不记得了。”

顾浩英秀的眉一皱，看着我想说什么，欲言又止。

我慢吞吞地继续道：“所以，什么大哥二哥、阿猫阿狗，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顾浩勃然大怒，怒吼的声音足够震动五层楼：“风琳！”

我按住耳朵，这位少爷，你不用喊这么大声我也听得见。

被忽视的美女找到空隙开始装腔作势：“哎呀顾少，这么冷血的老婆你还敢留在家里，反正又没有注册，还不赶快丢出去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就换来顾浩的怒吼：“你闭嘴！”

美女立刻闭嘴噤声，小脸惨白，眼中含泪欲滴，真是我见犹怜。

顾浩吼完了反倒平静了，重新恢复优雅与闲适，蓝眸闪烁着迷人的光泽，不怒反笑：“想离开顾家？没那么容易。我就是要你留下来，看着我怎么疼爱别人。”

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。这男人与嘉声差不多年岁，却太小孩子气，实在与嘉声不能比。用爱来折磨人，只能折磨爱自己的人。当爱消失，就只是一个人的独角戏。

顾浩脸又黑了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我赶紧摆手：“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觉得想笑。”见顾浩脸上山雨欲来，连忙走到一旁的沙发上坐下。

顾浩紧盯着我的一举一动，冷冷地问我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我正色道：“你不是叫我看着吗？我就坐在这里看着。”

顾浩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不相信我会这么老实。但他看到我真的坐在那里不动，神色又神气起来，抓住身旁的女人啧啧亲吻。那女人也委实夸张了点，前戏才刚开始，就叫得如猫发春。看了五分钟，好不容易把女人的衣服脱光了，顾浩的衣服才褪到一半，而且还只是停留在接吻的阶段。我有点无聊，看到茶几上有蛋糕茶点，立刻感觉肚子饿了，咽下口水，拿起饼干就吃，再喝杯花茶，浑身舒畅。一时间，房间里除了啧啧亲吻声，喵喵猫叫声，就是我咔嚓咔嚓吃饼干的声音。

顾浩再次忍无可忍：“风琳！”

我将饼干咽下肚，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喝口茶，忙应道：“我在，什么事情？”

澄澈的眼睛里一片冰蓝，巨大的风暴在渐渐酝酿，顾浩沉声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风琳，你好样的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顾浩冷笑：“你以为用这个办法就能阻止我和别人上床？”

我立刻乖巧地应道：“我吃蛋糕，这次保证不再吵你！”我将手里的饼干换成蛋糕，柔柔软软的，不管我怎么咬，都不会发出噪音，“你继续做，我继续看。”

顾浩的额头有青筋在抽搐。

声音仍是冰冷：“你以为装作无动于衷就能够掩饰一切？早知如此，当初何必背叛我去爬大哥的床？”

我不做声。

顾浩轻蔑似的笑，挥挥手让身下的女人走开，那女人不愿意，被他一个冰冷的眼神吓退了。女人心不甘情不愿地从床上起来，顾浩施舍般对我钩手指头：“看在往日的情面上，给你个机会，过来服侍我，若是服侍得好，以后就做我暖床的情人吧。”

我不做声。

顾浩见我不理他，嫌恶地皱眉：“难不成你还妄想顾太太的位置？少痴心妄想了！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看看如今自己是个什么德行。人不人鬼不鬼，我留着你暖床已是对你最大的宽容，除了我顾浩，还有谁敢要你！”

我唇形微动，但还是止住了，没有说话。

他见我有了反应，略微得意了些，眼里的嘲讽更加浓烈：“怎么，不服气？我还说错了？你长得像鬼也就罢了，在床上还像具死尸，和你上床还不如找条母狗。你过来，服侍我，用点心！让我高兴了，我给你十万，十万怎么样？对了，你不是喜欢钱吗，当初你

去爬我大哥的床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！”

我终于忍无可忍。

不管他说什么，我都可以当做没听见。但我无法容忍他把女人和母狗相比较。任何一个有着正常情绪的女人，被人用这样的话凌辱，都会发疯。

更何况我——霍嘉声曾评价说——阮清安根本就是个疯子。

我直接将手里的厚实精美的烧瓷茶壶往顾浩脸上砸了过去。旁边的女人尖叫一声，顾浩被这声尖叫吓到，猛然一阵颤动，本能地伸手就去挡，但没挡住，茶壶狠狠砸在他白皙漂亮的额头，然后反弹开来掉在地上，竟然没有破碎，连一丝裂痕都没有，足可见茶壶的坚硬程度。顾浩的额头上立刻出现了一大片红印，紫红色透明的茶水缓缓蔓延在地上，像血一般。

再看顾浩，依然维持着用手掩住额头的姿势，呆呆地看着我。

我拍拍手，语气欢快轻松：“顾大少爷，我没兴趣当你的情妇。我高兴在上当尸体，那是我的事，你管不着。我要走啦。并且说明一下，别说我没和你结婚，就算我真的和你结婚了注册了，我要离开这扇大门，你也没权利拦住我。”

说着，我径直向客厅大门走去。顾浩呆呆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：“风琳……”却只是声音，人没有追上来。

“对了，”我想起什么，回头补充道，“根据法律，你没权利拦我出大门，不过你可以告我故意伤害。”

顾浩这次是完全呆住，澄蓝一片的眼睛里满是迷茫，像是定身了一般，望着我说不出话。

于是我毫无阻拦地走出顾家大门。

出了大门，我才发现地形很眼熟。此处位于山顶的绿化别墅区，门口是空旷的庭院，沿着茸茸的青草路，一排又一排翠绿的梧桐树随着山脉蔓延。远处梧桐树的尽头，一座白色小洋楼挺拔而立。

白色小洋楼，那是霍嘉声的房子，我与他生活七年的地方。房前隐隐有棵孱弱的小桃树，点点粉红片片苍绿，是我所种下，耗时七年，依然长不大。

原来顾浩与霍嘉声竟然是邻居，在这里住了七年，我今天才发现这件事情。这也难怪，住在这片小区的人大都非富即贵傲慢无礼目中无人，我普通家庭出身，也不爱与拿鼻孔看人的人打交道。

现在是大白天，霍嘉声应该在公司。依依一个人在家，想必很寂寞。现在我的灵魂在这名叫风琳的女人身体里，那真正的我是不是死了？如果死了，消息有没有传到霍嘉声耳朵里？他会不会告诉依依？依依会不会哭着找妈妈？

思及此处，不由得开始担心起依依。好想见到依依，用现在的身体去霍家，想必不会被为难吧？

身体比想法更快一步，我大踏步向那白色小洋楼走去。走到围墙外，焦躁地转来转去，思量着用怎样的理由让霍家的门卫放我进去。

正在苦恼之际，平地刮起一阵风，掀起的沙子迷了我的眼睛，我正揉着眼，一张油纸啪地盖在我脸上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抓起来一看，原来是招聘广告。上书：聘请保姆一名，年龄不限，要求温柔耐心吃苦耐劳，工作内容是照料四岁幼童一名，月薪两万。

何时保姆的身价竟然比白领还要高？普通白领拼命干十年都未必有这样的收入。这真是飞来横财，这雇主真是有钱没处花。眼光移下看联系人，脚步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：联系人霍先生，电话号码138XXXXXXX，分明是霍嘉声的号码。

这是霍嘉声发的招聘广告？需要照料的四岁幼童，难道是指依依？霍嘉声是不是已经发现我死了才发这种广告？就算我死了，他不会亲自照顾依依吗？竟然想找不认识的女人来照顾我的依依？

只觉得一股愤怒自心底涌上，我快步走到正门口，正打算告诉门卫我应聘保姆，一阵嘈杂声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